



漫談急診路

Casual Notes of My ER Career

■ 文 / 黃柏浚 花蓮慈濟醫院急診室資深護理師



「哇，你是我們學校第一個登記的學弟！」在五專聯招登記分發處，學姊陳柏文如此對我說。就這樣踏進了慈濟護專（現「慈濟技術學院護理系」）。那一年，我15歲。對於從小超黏父母、未離開父母身邊，從花蓮縣的鄉下來到花蓮市的公兒來說，家與學校間的距離是如此遙遠。

開學報到後，學姊弟妹的相認、與懿德媽媽的相見，讓我有了一種溫暖的感受。來到一個完全陌生的環境，那時候的我，最常跑去找學姊蔡碧雀與吳麗玲，對於我內心的不安與課業上的學習，她們總是給我鼓勵，讓我在護理學習上有勇氣繼續往前走。專一結束後，第一次的實習——基礎護理，來到了花蓮慈院骨科病房。當時負責學習照護的，是一位28歲因車禍而雙下肢及左手骨折的男性病人。

在這場意外中他失去了妻子及未出世的第一個胎兒。病人此時尚不知妻兒已離世的消息，帶我實習的王螢寬學姊提醒我在照護及應對上要注意的事項。在照護期間，病人對我如弟弟般的疼惜，對於剛實習技術不純熟的我，他總是大方的接受與鼓勵。但是那一天我真的嚇到了，因為，他的家屬說出了實情，對於新婚一年的他是如此巨大的打擊。然後隔天一早，學姊告訴我，病人今天早上要下去助念堂探視妻子，要我陪病人下去。心

想：「天啊！那不是停放遺體的地方嗎！」

在那微涼的地下室，聽著病人的哭泣聲，對於15歲的我來說，是生平第一次感受到生死問題的衝擊。在那之後，我不知道要如何面對病人的感受，實習也到了結束的時候。這件事對我來說，也留下了遺憾，因為接著實習的同學告訴我，病人一直想見我，希望我能去探視他。但是年少的我，不知道如何面對病人的感受與生死的衝擊，最終我還是沒回去醫院看他。

在醫院工作，真的很幸運可以到自己的第一志願——急診室。花蓮慈院急診室的正門有一大片的落地窗，可以看見外面、路邊的景物，我很喜歡。更幸運的是，碧雀姊竟也在急診室工作。剛退伍回到醫院，離開醫療環境1年10月的我，早已忘了所學。在新人學習的階段，進度明顯落後同期進來的同事，當時有學姊對我說：「你在學校成績很好不是嗎？為何到醫院工作表現差這麼多。」這句話讓我深受打擊，因為她的話沒錯。但從那一刻起，我給自己訂下兩個目標，第一，我要在半年內熟悉急診常見的所有檢查及常規；第二，要在一年內把所學知識全找回來。這段當新人的日子雖然辛苦，但也是收穫最多的時候。

漸漸的，覺得自己成為一位稱職的急診護士了。某一天，突然接到出

車任務，到機場、某學校(或是火車站?)去接一位香港回臺灣的發燒病人，此病人需要隔離觀察，因為香港剛爆發了SARS。完成任務2天後，自己突然發燒了，而且在香港剛爆發SARS時期，所有人對這個疾病還沒有正確答案，讓我心中莫名的害怕恐懼，擔心自己會被隔離，當時已任急診護理長的碧雀姊，發現我幾天來上班的異常表現，便找我會談，告訴我該休息一下，重新調整自己。從15歲看著我長大的碧雀姊，察覺出連我自己都還不清楚的問題，她當下立即處理，給了我一段長假，調整步伐。

在急診工作3年後，在一次與碧雀姊的會談中，她鼓勵我再往上進修，因為我遇到了工作上的瓶頸。在考取了



從一個少年、家中的公兒，到成為急診資深護理師的過程，黃柏浚輕鬆漫談，也不忘感謝一路提攜的學姊長與師長們。攝影 / 李玉如

慈濟大學護理系在職班後，在學校不僅是重新學習外，更認識了來自不同醫療環境的同學，對各種不同的工作了解更多。尤其是在3年級的行政實習，在廖惠娥老師的指導下，學習到多層面的思考及應對處理。

隨著工作年資的增長，也開始帶領剛踏入醫院的新進護理同仁。游雅婷（啣啣）是我第一個帶的新人，對於首次要帶新人，其實自己有些不知所措。記得啣啣在到單位後的第5週的第1天，我帶她在急診留觀室學習，我告訴她今天的目標是16:00準時下班，在滿床的忙碌狀況下，我們在17:30之後不久下班了。其實內心滿開心的，因為我知道在這麼忙碌的狀態下，這個新人的表現超乎我的預期。

隨著帶新人的經驗，我也製作出了一本號稱「葵花寶典」的急診新進人員訓練手冊。原本僅用於自己帶新人使用，但這本手冊也成為現今花蓮慈院急診的新進人員訓練手冊。

今年4月急診設置了專科護理師，自己則轉任急診資深護理師，打算朝著專科護理師邁進，探索不同層次的領域。

經過這麼多學姊、學長及師長們的照顧、指導與提攜，自己在護理工作一路上順遂平安。現在我也是別人的學長，我希望自己的所學專長除了照護病人之外，也能成為提攜新人的學長。至於許多人常喜歡探究問我的問題：「為什麼大家都叫你『寶弟』？」有機會再告訴大家……☺



黃柏浚的新進人員訓練手冊「葵花寶典」意外成為單位訓練之寶，一邊帶新人，一邊朝向急診專科護理師的目標努力。攝影 / 李玉如